

深化改革加速构建新型生产关系

□ 涂永红 陈春浩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阶段,必须牢牢抓住改革开放这个重要法宝,继

续深化供给侧改革,形成新型生产关系,遵循新型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定和完善体制机制,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着力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让劳动、知识、技术、资本、数据等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区域间、企业间充分流动,大幅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厚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基础

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

一是激励制度碎片化,科技创新的制度环境有待完善。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占领科技制高点,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需要整合高校、科研机构、行业企业的优势资源,需要汇聚大量创新型人才,更需要政府和社会资本的持续投入以及成果转化的顺畅渠道,现有的科技制度、教育制度、人才制度相互联系不紧密、融合不充分,存在较为明显的碎片化特点,不能有效形成合力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是存在堵点卡点,统一大市场的优势不能充分发挥。高效率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特征,在既定技术水平下,顺畅的国内大循环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效益,有效降低成本,促进各类生产要素优化配置,获得事半功倍的高效益。然而,近年来国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特别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美西方国家大搞“小院高墙”“脱钩断链”“去风险”,意图打压遏制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国内一些地方隐性保护主义以及部分领域行业垄断、市场分割等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制造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的断点、堵点、卡点,在一定范围内抑制了市场活力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三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不高,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投入不足。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发展滞后于新质生产力发展,一方面,创投资金、风险投资严重不足,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难以将金融资源配置给具有

科技创新需求和意愿的行业、企业,尤其是科技型民营和中小微企业,不利于开展科技创新。另一方面,创新投入仍存在重硬件轻软件、重短期效益轻长期效益等问题,导致创新投入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求不匹配。

找准体制机制改革的着力点

从以往的历史经验看,中国创造的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是通过改革开放调整生产关系进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结果。我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和比较优势,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阶段,必须牢牢抓住改革开放这个重要法宝,继续深化供给侧改革,形成新型生产关系,遵循新型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定和完善体制机制,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着力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让劳动、知识、技术、资本、数据等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区域间、企业间充分流动,大幅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厚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基础。

一是深化科技、教育、人才体制改革,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是要处理好教育、科技、人才三者自身发展与协同发展的关系,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组织结构等方面创新性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突出科创型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给予科研主体更大自主权,健全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制度,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通道,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要推进高等院校综合改革,进一步推进教育公平,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和行业需求,调整优化完善高校学科布局、学科结构、专业设置,加快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推动传统学科和专业迭代升级。要深化人才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多元人才培养模

式,大力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鼓励各类人才走出学校,走进企业工厂、科研院所,开展揭榜挂帅、实习实训、项目孵化等实操活动,通过场景式、项目式教学模式,使人才充分掌握产业前沿技术,培育更多具有创新能力、工匠精神的高素质专型人才。

二是构建科学合理的分配机制,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的价值。健全分配制度,是激励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的重要保障。要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大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切实保障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经费,支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集中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鼓励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打通企业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途径,扩大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规模,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支持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对企业投入基础研究实行税收优惠,提高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有效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尤其是要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价值收益分配机制,进一步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和与之相匹配的市场化薪酬体系,进而更好促进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三是清除地方保护主义,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是推进新质生产力的最大底气,必须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扩大开放,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及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进一步稳定发展预期、释放市场活力。要加强各行业主管部门的政策协调,切实解决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经营主体市场准入难、新要素资源流动性壁垒多等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等问题,合力推进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确保先进生产力要素跨产业、跨领域、跨区域顺畅流动,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完善立法和标准制定,为共享新型基础设施、信息、数据提供准绳和依据,促进地区之间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均等化,缓解劳动力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供求错配矛盾。要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推动政务数据共享,便利企业跨区域经营,强化政府监管责任,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营商环境,真正把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丰富资源要素和完备产业体系等独特优势发挥出来,为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的市场基础和营商环境保障。

(作者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长江经济带研究院研究员)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一头连着城镇,一头连着乡村,自古以来就是我国政治经济体系和社会系统中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县域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县域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山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新形势下,山东实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动能活力在县域,优势后劲也在县域,各县域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

长期以来,山东高度重视县域经济发展,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尤其是在全国率先出台了以市为单位整体提升县域发展的意见,开展县域经济科学发展考核评价试点,去年又印发实施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山东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持续推动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山东县域经济发展成效显著、特色突出。

总体实力持续增强。山东县域经济发展长期位列全国第一阵营。2023年,全省“千亿县”数量创历史新高,胶州、龙口、荣成、邹城、寿光5个县级市GDP突破千亿元大关;百强县数量位居全国前三,13个县(市)进入赛迪全国百强县榜单。县域发展形成积厚成势、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县域发展特色突出。各县域立足自身地理区位、自然禀赋、历史人文等基础条件,探索形成了一批特色化发展模式。一是农业大县。全省有61个县(市)被列为产粮大县,占全省县域总数的近80%。寿光、肥城、莘县、沂水、莱阳、诸城、鱼台、莒县、兰陵、禹城、阳谷等县(市)先后被评为省现代农业强县。二是工业强县。2023年,全省有胶州、龙口、广饶、邹城、滕州等10个县(市)入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公布的中国工业百强县(市)榜单,数量居全国第三。三是文旅产业强县。山东县域文化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各具特色,如曹县深挖传统文化内涵,汉服产业持续火爆,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汉服生产基地,是县域打造文化“两创”新标杆的典型案列。

民生保障持续向好。全省县域积极化解普通中小学大班额问题,通过新建、改扩建教学设施,增加学位等措施,持续改善办学条件,教育均衡化水平明显提升。山东加快推进优质医疗资源精准下沉,优化县域医疗服务和管理能力水平,积极发展以县级医院为龙头的县域医共体,持续提升县域内就诊率,医疗服务均衡化水平持续提升。

山东县域经济在取得显著发展成效的同时,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比,仍然存在短板。在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统筹把握强县和富民的关系。坚持“抓两头、促中间”,支持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县(市)创先争优、率先发展,扶持基础薄弱县(市)跨越发展,实现特殊类型县振兴发展,推动县域实力整体提升;推动县域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居民共同富裕。

统筹把握改革和发展的关系。立足破解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短板问题,深入推动科技创新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资源要素保障、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领域的改革;推动县域强化内生增长动力,加快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统筹把握城镇和乡村的关系。充分发挥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辐射带动作用,科学推进县城城区更新、基础设施互联、公共服务共享,不断提升城乡之间的均衡化、双向化发展水平。

各县域要立足各自资源禀赋和阶段性发展特征,“锻长板”与“补短板”并举,“育内力”与“借外力”并重,加快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明确发展定位,选择适合本地实际的发展路径。山东县域数量大、类型多,既有千亿县、龙头县,也有经济体量小、人口总数较少的县。各县域应深入分析和认识自身的区位优势、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条件,把融入国家重大战略、服务新发展格局,作为谋划县域一切工作的着眼点和立足点,科学确定发展目标和重点产业,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结合主体功能定位,找出优势特点,发展壮大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具备条件的县域,应该打破就“县域”论“发展”的束缚,坚持开放引领、合作带动,推动县域加快融入中心城市和都市圈发展战略,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大力开拓国内国际市场。

强化创新驱动,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产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只有依靠创新,才能改变大多数县域产业层次不高、发展动能不足的现状。党员干部应不断加强科技知识学习,持续强化创新思维,正确认识 and 把握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更好地发现和把握变局中的规律、现象后的本质,把新发展理念落实到具体工作中,推动县域产业层次实现持续提升。突出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强化龙头企业科创引领示范作用。推动龙头企业企业进一步加强与国内外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以及国家级科研平台的对接,合作共建研发平台、开展核心技术攻关、集聚各类科技人才,打造形成立足县域实际、具有县域特色的科创生态体系,不断提升企业的科技含量、增强产业的竞争力。大力推动县域龙头企业成为“链主型”企业,促进县域内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积极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把小产品做成大产业,打造一批关键环节的“配套专家”。持续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一县一策,引导支持中小企业为大企业、大项目和产业链提供关键零部件、核心配套产品,定期举办链主企业与中小企业供需对接活动,开展技术攻关和配套产品合作,精准选取切入点,推动骨干企业精准卡位,主动融入国际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破解县域产业集群弱、产业链条短的发展瓶颈。

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坚持将民营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全面落实开放民营企业市场准入政策。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通过营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环境、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尊重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让企业独立自主地运用市场手段调配各种资源、选择经营方向。关心爱护企业家,为企业家创造更为宽松的成长环境,建设创新型企业家队伍。开展企业家素质提升行动,实施企业家培训工程,搭建企业家学习交流平台,拓展提升企业家的全球视野、战略思维和创新能力,推动县域更多企业经营者成长提升为真正意义的现代企业家。

促进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以城带乡作用。县域是衔接城市和乡村的枢纽,承担着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作用。加快推进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进就近就近城镇化,加快提升县城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体系,探索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推进县城城乡融合发展。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能力,以高标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加强教育培训、文化旅游、康养救助、健身娱乐等领域的系统建设,提升精神文明程度。强化县域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将县域真正建设成为宜业宜居宜游的生态家园、文化家园、精神家园。打造县域发展升级版,让县域真正成为城市群、都市圈发展的有力支撑和有益补充。

(作者系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

山东县域经济如何增新提质

□ 李继伟

守正创新,让非遗焕发时代风采

□ 王元兴

■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非遗资源不应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不应被局

限于抢救性保护或展览式传播,而应回归老百姓的生产实践和生活体验,回到生活日常。只有根植于齐鲁大地人民群众中的文化和艺术,才能展现出日新月异的时代气息和创新活力

构建山东非遗保护传承新格局

保护区是全国首批通过验收、正式命名的7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之一,另有17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两年一届的国家级“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永久落户济南市。

山东省高度重视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既积极借鉴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理念和实践成果,同时也注重结合山东省自身的实际,积极制定相关法规政策进行有效扶持,加强机构、设施、资金与技术的配套建设,大力开展非遗资源普查和名录体系建设,着力健全完善非遗保护项目、传承人、传习所、生产性保护基地、生态保护区“五位一体”保护传承体系,取得了保护非遗的巨大突破和成就。比方说,山东省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高度重视发挥文化事业机构的引领作用,努力将其建成传播传统文化精髓的重镇,除了开设高校非遗研究中心、剧院、剧团、企业和教育传承基地研究和传承山东省非遗之外,还重点加强了博物馆、传习所、文化馆、展示馆等文化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扶持力度,建立了科学的非遗保护机构体系。非遗保护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营造了全社会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

构建山东非遗保护传承新格局

山东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如此丰富多样,已经成为山东的文化符号和标志,不过,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些非遗也面临着消失的危险。一些传统戏曲和戏剧存在经费不足、人才断层、剧目锐减、观众流失等问题;传承人传承动力不足,收徒困难,像胶东大鼓、平阴渔鼓、长清落子等表演艺术只有零星的人在坚持,随着某些传承人的离世,一些曲目和技艺也面临着消失的困境,因此,对非

遗进行抢救和保护刻不容缓。

2020年1月《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方案中提出夯实非遗保护工作基础、壮大非遗传承队伍、实现非遗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推动非遗走进现代生活等九个重点任务。构建山东非遗保护传承新格局,要坚持创新传承,彰显特色,要创造崭新的非遗形态和表达方式,运用好大数据、文本挖掘等技术重新发掘非遗的文化意蕴。

例如,可以借助数字技术还原山东省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曲艺、杂技和传统手工艺等类型非遗的活动场景,在机构运用联盟的现场场馆和网络空间中,灵活运用信息技术构建3D传承场域,用动态视听技术给受众以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还可以通过提炼民间文学和民俗等非遗项目的内在元素,运用科技手段将梁祝、凤子鸾、孟母教子等独具山东特色的传说故事和祭孔大典等民俗传统以数字化形式开发。例如,济宁市开发了孔孟文化数字信息系统,把孔子、孟府、孔庙和孔子研究院分别建成数字化展厅,将古老的文化遗产以360度全息影像的形式展示,将非遗祭孔大典以3D立体影像形式创作和展出,为游客带来互动式体验和3D景点漫游,用科技“活化”珍贵的历史文化财富。山东省发布“泉·民艺”等17条非遗特色旅游线路,成为好客山东的新招牌。非遗的活化传承使其焕发强大的生命力,展现出齐鲁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画卷。

探索新时代非遗传承多赢方式

非遗资源必须紧随时代发展,适应时代新潮流。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非遗资源不应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不应被局限于抢救性保护或展览式传播,而应回归老百姓的生产实践和生活体验,回到生活日常。只有根植于齐鲁大地人民群众中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中华大地几千年文明发展中孕育而生的文化之根,它承载着中国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在一代又一代劳动人民的代际传承中不断发展优化,由于其历史悠久、精神内涵深厚,可以看作是中华文化的“活化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山东是文化大省、非遗大省,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责任重大。

山东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成果丰硕

我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丰富的非遗资源,截至2023年底,我国已认定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0万余项,认定各级代表性传承人9万多人,其中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068名。我国已有43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名册,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的非遗已经成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力量。

山东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黄河下游、京杭大运河的中北段,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漫长的发展中孕育了多样的历史文化。省内非遗资源丰富,四级名录体系健全,保护和传承工作成效显著,山东省的非遗保护工作在法规政策体系建设和保护机构设计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采用多举措提升保护水平,并致力于丰富完善传承体系,总体取得积极成效。目前,山东省共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8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86项,约占全国总量的5%,位居全国第二,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073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104名,省级传承人829名。山东尚存各类民间艺术390多种,民间舞蹈140多种,仅秧歌就多达30多种,而且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门类齐全,涵盖了国家非遗的十个大类,包括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山东省许多非遗在技艺水平、独特性、文化内涵等方面在全国独树一帜或名列前茅,这主要表现在山东省国家级非遗数量多,非遗独特性强,非遗技艺高超,内容丰富、内涵深厚。齐鲁文化(潍坊)生态保